

彈評篇中

羅漢錢

編改犀靈陳

上海文化出版社

716.2

441



戲曲小叢書
羅 漢 錢
〔中篇評彈〕

陳 灵 犀 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文 明 印 刷 廠 印 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0284

字數：45,000 開本：850×1168 耗1/64
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張：1-23/32 印數：0001-10,000

定價：0.20元

前記

我讀了趙樹理同志的“登記”之后，感到它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并不在于小飛蛾和艾艾的兩枚小方戒換來了兩個羅漢錢的故事的有趣和巧合，而是在“登記”这一作品里很集中很突出地表現了小飛蛾和艾艾的婚事；寫出母女二人在兩個不同的社会里，得到了兩種天差地远的結果。小飛蛾忍受了二十年辛酸痛苦的生活，直到她自己快要做丈姆娘，还是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在風雨陰寒的時候，筋骨还要隱隱作痛。艾艾由于党的解放勝利，由于人民政府頒布了婚姻法，她才能夠冲破封建惡势力的重重包圍，而獲得了和小晚的美滿結合。这一对母女，由于婚姻問題所得到的不同結果，很明顯地看到兩種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顯然不同。“登記”的感染力量便在此。它使人

讀了感到难过、嘆惜、痛恨；也使人讀了感到欣慰、振奋。它是通过了生動的事例，典型的人物來有力地突出了宣傳婚姻法的主题思想。

我把“登記”改編成为評彈本的“罗漢錢”，也要感謝滬剧本“罗漢錢”給我的帮助，我可以遵循了它的路子而進行改編。不过演唱和說唱在演出上有基本的區別，因而在故事处理上也就有所不同，有的要求更集中，有的要求更細致，有的是書壇上無法表達而不得不有所剪裁的。例如燕燕这一人物，我們便加強了她帮助艾艾去向封建婚姻作斗争这一方面，而不再詳尽地去叙述她为自身的婚姻問題怎样進行斗争那一方面了。

我們的“罗漢錢”演出了百余場，效果都还不坏，其間經過了不断地修改，藝人的不少加工，尤其是姚蔭梅同志化了很多的劳动，使这一作品在實踐中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不能使我們感到滿意，主要的缺點在于描寫刻划年老一代的人物，如小飛蛾、張木匠等，还能勉強給她們的形象勾勒几筆，至于年青的一代，如燕燕、艾艾、小晚等，那就顯得貧乏無力了。同样地，描寫帶有若干封建

思想意識的村長，還能接觸到他的內心活動，而寫到作為先進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區長，便只是借了腳色的嘴里來表說一番。這正說明了我這改編者的思想水平和生活經驗不夠，因而對新生的一代，無法用無比的熱情、生動的筆觸來塑造他們的形象，歌頌他們的鬥爭，使這一作品的主題思想更突出，更具有教育意義。

我又驚又喜地把這一作品整理成為文字本，一方面為存在着很多的缺點而感到慚愧，但一方面也為了它的出版，能得到同志們的幫助，使這個腳本得到提高而感到高興。

靈犀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

羅 漢 錢

〔中篇評彈〕

第一回 贈 錢

〔表〕今朝是解放后第一个正月半。在江南一帶農村里，到了这一天，盛行着放花炮，掉龍灯等玩藝，名叫鬧元宵。張家莊上也是如此，熱鬧非凡。附近各村的男女老少，吃了夜飯，穿了新衣裳，都湧到張家莊來看龍灯；因为張家莊有条好龍灯，掉龍灯的全是好手。看龍灯就要看龍頭龍尾巴掉得好。張家莊上有位当龍頭最出名的，名叫張老三，是做木匠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張木匠。年紀四十三歲，力气大，手脚快，掉起龍頭來，真是活龍活現。而且出灯不調班，一个人龍頭当到底，所以人

人稱贊。他的妻子王玉蓮，外號小飛蛾，今晚帶了她的獨養女兒十八歲的艾艾也出來看龍燈。只見人山人海，十分擁擠。她母女兩人，一路走來。

小飛蛾：艾艾啊！

艾艾：姆媽！

小飛蛾：今天看龍燈好吃力呀！

艾艾：是呀，人多得很！解放前也是年年掉龍燈的，總沒有這樣熱鬧。

小飛蛾：噯，今年是特別熱鬧。

艾艾：姆媽，你可听得大家都在那里講，全都是來看爹爹的龍頭。

小飛蛾：噯，所以你的爹爹，到了正月里，特別起勁。四十多歲的人了，還是像小伙子一樣！我看他要把身體弄傷了才肯罷手呢。

艾艾：姆媽，明年叫他不要掉吧。

小飛蛾：他能听嗎？我也讓他去了。艾艾啊，可有地方去借條凳子來坐一會？

艾艾：姆媽，燈快要來了，就站在这里看一會吧！

五嬸媽：艾艾娘，你也來看燈呀，快些到這裡來坐一下吧！

〔表〕小飛蛾聽見有人在那裡叫她，回頭一看，原來是靠做媒人過日子的五嬸媽，她一個人坐了一條長凳，正在招呼自己。

小飛蛾：五嬸媽，是你啊！我們母女兩個人啦，你那裡可以坐得么？

五嬸媽：擠一擠，不礙事的，快來吧。

小飛蛾：艾艾，既然如此，我們就到五嬸媽那邊坐一下吧。

艾 艾：姆媽，你去吧，三個人坐一條長凳太擠了。我還是去看放“九龍取水”。^❶

〔表〕話還沒有說完，人已走了。

小飛蛾：那末你就回來啊。（對五嬸媽）五嬸媽你倒是帶了凳子來的？

五嬸媽：不，我是借來的。快坐吧。艾艾怎麼獨自走了？

小飛蛾：她还是孩子氣，要去看放“九龍取水”。

五嬸媽：小姑娘那一個不歡喜玩？艾艾娘，我本來

❶ “九龍取水”，花炮的一種。

想看你，要和你談談。

〔表〕五嬸媽是張家莊上出名的媒婆，一張嘴是死的會說成活的，專門替人家做媒，已有三十年歷史了。村里有不少青年男女，都是由于他做媒，弄得哭笑不得。今天她看見了艾艾娘，却又想給艾艾做媒了。

〔白〕艾艾娘，你家艾艾是十八歲的了！

小飛蛾：嚶！已經十八歲了。

五嬸媽：嗯，年紀不算小，早已好配親了！我也曾和你提起過，村長的外甥，相貌很端正，年紀和艾艾也差不多，非但人品好，又有家財，艾艾嫁了過去，將來吃着兩字，是無須愁的。明天可要陪你到東王莊他們家里去看看？

小飛蛾：艾艾的親事，我一个人怎好作主，要和她爹爹商量以后再說。

五嬸媽：話固然不錯，不過這份人家是附近一帶數一數二的，錯過了未免可惜！

〔表〕艾艾娘想：“她這樣的嚶蘇，教人頭都脹了，我那里再坐得住？”所以推託一聲——

小飛蛾：啊呀！怎么我們的艾艾去了好久还不回來呀？五嬸媽，少陪了，我找艾艾去。

（表）說完，要緊立起身來，向人堆里一鑽。

小飛蛾：謝謝你們，讓我走吧。

羣众甲：喔唷，來勢好厉害啊！

羣众乙：噯，我道是誰，原來是小飛蛾，怪不得這樣的活絡。小飛蛾呀，可是飛到金山寺去？

（表）艾艾娘聽見有人叫她小飛蛾，抬頭一看，却是認得的。

小飛蛾：哦！三阿叔！

羣众乙：不敢当。

小飛蛾：还虧你是長輩，也是口沒遮欄的小飛蛾長，小飛蛾短，多难听啊！

羣众乙：这……这一來太沒趣了。

小飛蛾：謝謝你們讓我走呀。

羣众甲：三阿叔，你为什么叫她做小飛蛾？

羣众乙：难道你不曉得？她是張木匠的老婆……

羣众甲：这是我曉得的，可是不曉得为什么叫她

做小飛蛾。

羣众乙：这也难怪你，你年紀还輕啦，讓我來講給你听：二十年前，她不过十七八歲模样，那年我們村里來了一个戲班子，有个唱花旦的名叫小飛蛾，演“水漫金山”最拿手，扮了白娘娘，走兩步台步真是鋒芒畢露。想不到張木匠的妻子，面貌生得活像那个唱花旦的，走路的身段也很像。所以大家叫她小飛蛾，慢慢地便叫出名了。

羣众甲：噫，原來如此。

羣众乙：看啊，灯來了。

羣众甲：看啊！

〔表唱“乱鷄啼調”〕

遠聞得，鑼鼓声音，
看見前边，看見前边來了灯。
開路炮，放高升，
砰砰砰，砰砰砰，
兩边兩個小伙子，
头上扎了白毛巾，
手提兩個火流星，

滴溜滾圓，滴溜滾圓，

得兒……甩火流星。

自从解放后，

人民做主人，

土改分到地，

農民大翻身。

田里收成好，

百样全起勁。

今朝正月半，

出灯迎新春。

人人笑嘻嘻，

衣裳簇嶄新。

公公抱孫子，

姘姘攪嬌嬌。

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數不清。

門前抬了領袖像，

毛主席，總司令；

男女一班腰鼓隊，

紅旗飄飄左右分。

后头一排，后头一排五角星灯。

三十二个人抬了八只大方桌，
擺滿農村生產品，
棉花鈴子拳头大，
米麥菜豆一落勻，
山芋蘿卜大青菜，
还有苧麻一大捆。
台上一只大南瓜，
称称足有，称称足有五十斤。
一团和气灯，
二龍戲珠灯，
三星高照灯，
四方平安灯，
五谷丰收灯，
六月荷花灯，
七層宝塔灯，
八仙过海灯，
九節連环灯，
十面埋伏灯。
小孩子扮戲文，
扮个十二月大花神。

採桑娘子，採桑娘子一大羣。
后頭來了一出戲，
扮個秦香蓮尋夫君，
手攬子女到東京；
陳世美壞良心，
非但當場不承認，
還要殺妻滅子心腸狠，
開封府里告一狀，
碰着包公為官頂清正，
管他駙馬不駙馬，
鋤刀底下命傷生，
包青天到底鉄面不留情。
又來一出“白毛女”，受苦辛，
地主拿她逼，
惡霸佔她身，
逃到山洞里，
含冤海底沉，
大春來趕到，
虧得八路軍，
羣眾會場上，

斗爭黃世仁……

半边一位老太太，

看得实在气昏昏，

咬咬牙齒罵山門，

說道这种殺坯不是人！

又來一盞鰲山灯，

山上樹林密層層。

扮了唐三藏西天去取經，

沙和尚，挑行李，豬八戒，后头跟。

东边嚶洛洛猿猴叫。

西边唳唳唳猛虎打翻身。

嘮嘮喇嘮喇嘮嘮，

前头一只猢猻精。

虎豹獅象灯，

魚腥蝦蟹灯，

梅蘭竹菊灯，

漁樵耕讀灯，

后头还有，后头还有掉龍灯。

夜明珠，前头引，

短衣包头年紀輕，

龍灯廿四節，
翻舞像騰云。
張木匠龍頭人人贊，
身強力壯，身強力壯有精神。

羣众甲：看啊，龍灯來了，龍灯來了，看啊！

羣众乙：好！張木匠的龍頭掉得好，看啊！

〔表〕大家看灯，也有人去看放火炮，艾艾就是看放花炮的一个。其实她不是去看放花炮，是去看放花炮的人。

放花炮的是誰？名叫小晚，姓李，比艾艾大三歲，是个莊稼好手。今天他头上戴的是新毡帽，身上穿的是一套新的青布棉襖袴，脚上是新棉鞋，現在村梢上放火炮，兴致很好，手里剛拿了“九龍取水”要放，不知怎么一來，手一歪，“嗤”的一声，火花射到橫里去了。

艾艾剛走到，吃了一驚。

艾 艾：啊呀！

小 晚：啊！艾艾，是你呀？可曾燙痛？

艾 艾：燙倒沒有燙着，只是吓了一跳。

小 晚：我花炮不放了，和你同去看你爹爹掉龍

灯。

艾 艾：好的。

〔表〕小晚同了艾艾，走出人圈子。他們兩人可真是要去看看龍灯？不是的，無非要避開了众人，找个地方談談罢了。所以他們仨找冷靜的所在走去。走了一段路，看到月光照在麥田里，麥苗已是長得綠油油了。

小 晚：艾艾，就在这里大樹旁坐一下吧。你是一个人來的嗎？

艾 艾：和媽媽一同出來的。

小 晚：你媽呢？

艾 艾：她在看龍灯。

小 晚：你倒不曾看龍灯？

艾 艾：嗯！

小 晚：我曉得了，你是特來看我的。

艾 艾：別開玩笑！

小 晚：艾艾，談正經的，我們的事你可曾对娘提过？

艾 艾：叫我怎么說呀！

小 晚：你怎么还不說啊？